

中华文明全景书系 *Zhonghua Wenming Quanjing Shuxi*

正说元朝

ZHENGSHUO YUANCHAO

我们看历史 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 洞若观火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 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
因为它曾经 费去许多牺牲
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李占頔 紫都 主编



走进起伏跌宕的中华文明史

远方出版社

正说元朝

李占谨 紫都 主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 文

封面设计：贾艳斌

中华文明全景书系

编 著 者 紫都、岳明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00
字 数 6400 千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23 - 036 - 3/I·14
定 价 500.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蒙兀”与“室韦”	(1)
12 世纪的蒙古各部	(5)
孤儿寡母受人欺	(8)
铁木真失妻又夺妻	(13)
铁木真与义兄札木合的分分合合	(16)
铁木真与义父王罕的恩恩怨怨	(22)
铁木真吞并乃蛮诸部	(28)
斡难河源受推为“成吉思汗”	(31)
西征花剌子模	(34)
“国王”木华黎	(40)
“蒙古第一人”博尔术	(44)
长春真人丘处机	(47)
蒙古铁骑灭西夏	(51)
天马南下亡金朝	(56)
长子西征	(61)
蒙古国第一任中书令——耶律楚材	(66)
旭烈兀西征	(71)
察合台忠心辅国	(74)
拖雷之死	(77)
奥都剌合蛮擅权	(81)
定宗贵由开创的局面	(83)

蒙哥时代的辉煌	(87)
忽必烈继位建元	(94)
元朝的军事制度	(97)
四等人制	(99)
忽必烈汗的贤内助：察必皇后	(102)
奠定后世行政区划的底图：行省制度	(105)
李璿之变	(109)
海都、乃颜之乱	(112)
忽必烈的“曹彬”：伯颜	(115)
元朝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大理	(118)
元朝灭亡南宋	(123)
贪财趋利的阿合马	(129)
国师八思巴	(133)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139)
刘秉忠设计北京城	(145)
农学家王祯和他的《农书》	(148)
守成之君铁穆耳	(152)
两位旅行家：周达观和汪大渊	(156)
元武宗海山	(160)
邓牧和他的《伯牙琴》	(168)
元代文人画	(172)
书画名家赵孟頫	(175)
纺织家黄道婆	(178)
名医朱震亨	(183)
科学家郭守敬	(186)
延祐致仕：吸纳汉族人才的捷径	(190)

芦花道人贯云石海牙	(195)
南坡之变	(199)
两都之战	(203)
脱脱更化	(208)
贾鲁治河	(211)
“开河”和“变钞”	(214)
荒淫的元顺帝	(216)
北元政权	(222)
法律	(225)
官员铨选制度	(227)
户籍制度	(228)
赋役制度	(230)
王实甫与《西厢记》	(233)
纪君祥与《赵氏孤儿》	(238)
白朴与《墙头马上》	(245)
马致远与《汉宫秋》	(252)
杂剧《倩女离魂》	(256)
南戏的兴起	(259)
高明和《琵琶记》	(269)
散曲	(284)

“蒙兀”与“室韦”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勤劳勇敢并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秦汉以来，在蒙古高原上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等部族相继称雄。他们都是以渔猎和游牧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过着逐水草而居，迁移不定的生活。强大时，他们建立政权，向外扩张掠夺，奴役俘获的外族人以及本族的下层劳动人民。他们与中原地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接受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虽然各民族间有过矛盾、冲突以至于战争，但在民族间的相互交往中，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不断地实现着民族的融合与共同发展。

最早的蒙古人来源于东胡。东胡是匈奴以东许多族属相同的部落联盟。秦汉之际，东胡为匈奴所败，其族人有的退居鲜卑山，称为鲜卑；有的退居乌桓山，称为乌桓。东汉时，鲜卑人兴起于兴安岭地区，乌桓人兴起于其南。后来鲜卑各部与匈奴等部向南扩张，灭亡了西夏。其中拓跋鲜卑贵族于386年建立北魏王朝。不久在鲜卑与乌桓各地又兴起了室韦和契丹等部。室韦不过是鲜卑的不同译音。室韦人就是居留在原地的较为原始的鲜卑人，也是一个包括着许多部落的联盟，其中有西室韦、大室韦、南北室韦、蒙古室韦等。而蒙古室韦就是构成蒙古族核心的原始部落。

蒙古族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朝，称之为“蒙兀”，也有称作“蒙瓦”、梅古恶、蒙古斯、盟古、盲骨子、蒙古里等。明朝时正式称作蒙古。“蒙古”就是长生的或永恒的部族之意。

蒙古族传说中的始祖是捏古恩和乞颜。据说他们和两个女人逃过了匈奴人的追捕，躲到一座大山中。这座大山十分险要，只有一条小河可以出入。但山中却有一片片草木茂盛的平地，还有小溪和湖泊，可以放牧。这座山就叫做额儿古涅昆，昆就是山崖，位于今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一带。他们在此生息、繁衍，发展为众多的氏族，这些氏族又联合为部落，这就是蒙兀室韦。

7世纪以前，蒙兀室韦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望建河南岸以东的密林里。望建河就是额尔古纳河。蒙古人称“青”为“莽监”，异文就写作“望建”。青河也就是黑河，位于黑龙江上游。后来这个部落人口繁衍，在首领孛儿帖赤那（成吉思汗的始祖）率领下，渡过俱伦泊西迁，来到今天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流域驻牧。从此，肯特山地区成了蒙古部活动的中心。

在蒙古部来到蒙古高原之前，这里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息和劳动的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先后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除了7世纪蒙古部西迁以外，在呼伦贝尔草原南部还居住着靺鞨部落。

9世纪时，靺鞨人占领了回鹘故地，并与大漠南北的各族人民杂居，其势力一直扩展到阴山、贺兰山和鄂尔浑河、克鲁伦河流域。显然，到了唐后期靺鞨联盟已经形成。在靺鞨联盟中，居住在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驻牧的“九姓靺鞨”，就是后来的克烈部；在阴山以北驻牧的“阴山靺鞨”就是后来的汪古部；留在东部靺鞨发源地呼伦贝尔草原的称“三十姓靺鞨”，就是后来的塔塔儿部。由于靺鞨联盟势力很大，“靺鞨”

的名声也随之传播。于是，大漠南北的所有蒙古部落都统称为鞑靼，连最早进入漠北高原的蒙古部，到辽、金时也被称为“黑鞑靼”。

10世纪，契丹人崛起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并于916年建立契丹（后改为辽）政权。契丹人把蒙古各部称为“达怛”或称为“阻卜”。他们不断对蒙古各部用兵，并征服了蒙古各部，后来设府、卫、司等机构进行管辖。

10世纪上半叶，蒙古各部处于“人多散居，无所统一”的状况下，鞑靼部落联盟是很松弛的。当时较大的部落有：在阴山一带的“阴山阴卜”（即“白鞑靼”），在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部（即“黑鞑靼”），在俱伦泊至哈拉哈河一带的乌古部（即后来的翁吉剌部），在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的敌烈部（即塔塔儿六部之一），在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北阻卜”（即“北鞑靼”，后来的克烈部），力量最强大的当然是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鞑靼本部。919年（神册四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北征，征服乌古部；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又征服了敌烈部。辽政府专门设立了乌古敌烈统军司来统辖这两个部。同时，辽政府还派兵征服了西北的蒙古各部，专门设立西北路招讨司管辖各属部。这样，鞑靼的部落联盟就瓦解了。

10世纪以后，蒙古社会的私有制已经产生，牲畜和其他财产成为各个家庭的私有物，游牧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氏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富裕的家族拥有越来越多的财产，他们被辽政府任命为令稳、详稳或太师、大王等官职，成了本部的统治者，本部的贫困成员，则变成他们的臣民。《蒙古秘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10世纪中叶，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的母亲阿兰

豁阿死了，弟兄分家。四个哥哥把家里的牲口、食物都分掉了，因为孛端察儿是小弟弟，他们欺侮他，不给他一分子。孛端察儿只好骑着自己仅有的一匹烂脊梁、断尾巴的青白马，离开哥哥们到别处谋生。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巴勒谅阿懒地方，他遇到一群从远处来的兀良哈氏族，他们每天供给他马奶，不但不要报酬，甚至连姓名也不曾通问。后来孛端察儿的哥哥们找到了他，带他回去。孛端察儿对哥哥们说：“人要有头，衣要有领。刚才那些百姓，不分尊卑，不别贤愚，没有上下之分，是多么平庸的百姓！咱们可以把他们全部掳来。”于是弟兄们合伙把这群兀良哈人连同他们的牲畜都掳来，做了自己的奴隶和财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成吉思汗祖先的蒙古部里已经有了上下尊卑，并以掳掠较落后部落的人做奴隶为荣。这就清楚地表明，蒙古部社会已经具有奴隶制因素。而比蒙古部更发达的一些部，也许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到了11世纪初，这种财产集中、掠人为奴的情况更有了发展。成吉思汗的八世祖母莫孛伦是一个大奴隶主。她拥有的马匹不计其数，当这些牲畜站立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大河边，大片草地全被马蹄覆盖。一次，游牧于克鲁伦河上的札剌亦儿部被辽军打败，退到莫孛伦的牧地上，在那里放牧，莫孛伦把他们赶走。札剌亦儿部的一些人气极了，就把莫孛伦杀死。后来，莫孛伦的孙子海都长大了，就攻灭札剌亦儿部，把他们的妇幼都掠来做奴隶。从此，被俘的札剌亦儿人就世代成为蒙古部的奴隶。

12 世纪的蒙古各部

在 11 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

“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人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号称天神的后代，因而他们的子孙为出身纯洁的蒙古人，即气颜氏，后来称为尼伦氏，其他的蒙古人则统称为答儿列斤氏，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伦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

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当时在漠北草原上除了蒙古诸氏族外，还生活着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等。他们与蒙古部同为当时漠北地区的五个大部。已先后进入了家长奴隶制时代晚期或奴隶社会，建立了军队和政权机构，因此当时又称为五大兀鲁思。兀鲁，蒙古语是大众，国家的意思，也就是五个初具规模的奴隶制国家。

塔塔儿部落联盟（即鞑靼联盟）解体后，塔塔儿部本身的力量仍很强大，他们的生活范围在今呼伦贝尔盟一带，主帐设在贝尔湖。这时塔塔儿部分成六个小部，这就是：都答兀惕部，阿勒赤部，察罕部，忽因部，迪列土部，备鲁兀惕部。这六部之间经常互相争斗，但当他们与其他部发生战争时，则团结一致对敌。金灭辽后，他们曾献羊于金，与金保持了长期的臣属关系。

克烈部的牧地在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与土拉河之间。他们也分衍出许多小部。后来与成吉思汗争雄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的祖父马儿忽思，曾被塔塔儿部的首领诺儿·杯禄·汗俘送金朝，被处死了。

乃蛮部是当时蒙古各部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居住在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乃蛮人大部分是突厥人种，又与文化发达的畏兀儿人为邻，因而继承了水平较高的突厥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出现了农耕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设有掌印官。

蔑儿乞部分布于今贝加尔湖西南岸，色楞格河及鄂尔浑河下游。

除五大兀鲁思外，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

《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古’。……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总之，到12世纪末时，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差不多有100个左右。这些部落强弱不一、大小不一，就是语言、宗教、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

这些部落当时都受金朝管辖。1125年金朝推翻辽政权后，即派兵北上，漠北各部相继归金，金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金朝统治者向蒙古各部宣扬说：“金国像大海，属部像一掬沙，岂能动摇！”蒙古各部的首领接受金朝的封职，直到1210年时，成吉思汗才正式起兵反金。

孤儿寡母受人欺

在蒙古统一各部之前，塔塔儿部最为强大，各部结成以塔塔儿为首的强大联盟，塔塔儿或“鞑靼”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统称。

1162年，蒙古乞颜氏的首长也速该率兵征讨塔塔儿部，俘获其部长铁木真，回来时，正赶上其妻生子，婴儿的手里握着一块像红色石头的血块，也速该感到很惊奇，遂给孩子起名也叫铁木真，以表示纪念他的武功。铁木真，汉语是“铁化的”意思。也速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长子如钢铁般坚强。

1171年，也速该带领他九岁的儿子铁木真去往塔塔儿部邻近的部落弘吉剌部求婚。半路上遇到弘吉剌部的一位贤者，名叫德薛禅。德薛禅知道情况后对也速该说：“亲家（两个氏族通婚姻者互称），您的儿子目中有火，面上有光，日后必贵。昨夜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见白海青携着日月落在我的手上。日月高高在天，只能仰望；如今白海青却把它攫取来给我，这是何等的奇异，何等的幸运！领着儿子来到我这里，正与梦境相应。此梦大概是贵族神灵来告吧！”也速该点头称是。

德薛禅大概看中了英俊聪明的铁木真，有意要和也速该攀亲，才编出这样一个玄妙的梦来。

德薛禅又说：“我们弘吉剌部有的是美貌女子，做后妃者不乏其人。亲家，请临我家，我有小女，亲家不妨一观。”也速该听罢大笑。“及观其女，则其面有光，目有光华”，“观而中意焉”。铁木真父子住了一夜，第二天即向德薛禅求婚，定

了这门亲事。也速该送给德薛禅两匹好马为聘礼。留下铁木真人赘后回家。这女孩比铁木真大一岁，名叫孛儿帖。

也速该在回家的路上，正遇着一群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这时，他又饥又渴，便下马参加他们的宴会。塔塔儿人认出了这是仇人也速该，便在饭菜中下了毒药。也速该吃过饭后便上马再行，结果药性发作，只好熬着疼痛，走了3天才勉强回到家中，这时，也速该毒已大发，疼痛难忍，便叫人去德薛禅那里，把铁木真接了回来，没等到这人出发，也速该已经断气而死。

也速该之死造成了蒙古尼伦部的分裂。泰赤乌部奴隶主看到孛儿只斤氏族失去了首领，认为也速该留下的寡妇幼子成不了大气候，就带头脱离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独立去游牧了；接着，大批的奴隶、那可儿、仆从都纷纷去寻找新的主人。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只剩下有限的几个奴仆和极少的牲畜，扶养着铁木真兄弟几个，日子很不好过。孛儿只斤氏衰落了。

然而，诃额仑夫人越受挫折，勇气越大。她“系着短上衣，沿着斡难河上下奔跑，拣拾杜梨、山丁（野李子），抚养她的幼小的儿子们，白日夜里，获得温饱。”“美丽聪慧的夫人，用韭菜野葱抚养长大的儿子们，都成了不知畏缩的好汉。既到膂力过人的时候，都是斗志高昂，敢作敢为。他们……用火烤弯了针，当作钓钩去钓细鳞白鱼和鲦条鱼；用结成的渔网去捞小鱼和大鱼：如此报答着、奉养了他们的母亲。”

他们兄弟六人，除了太小的合赤温与帖木格以外，其余四人常常在一起钓鱼、射鸟。不幸，由于其中有两人不是诃额仑所生，就和她们的亲生儿子渐渐分了派别。铁木真与合撒儿是一派，异母的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又是一派。

这两派终于来了一次小规模的火并。

有一天，铁木真与合撒儿用除去箭头的箭，射得了一只小鸟，却被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抢了去。

第二天，他们两人钓得了一条小白鱼，又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抢了去。他们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责备抢鱼的人，反而把他们两人训了一顿。

他们两人“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就在当天瞄准了别克帖儿，将他射死，别克帖儿在临死之前，求他们饶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他们果然便把别勒古台饶了。

母亲诃额仑在知道消息以后，狠狠地骂了他们两人一顿，骂过了也就算了。（别勒古台从此也不再和他们闹派系，追随他们一直到打平了天下以后。）

然而，作为领袖部落的泰赤乌部，尤其是该族的族长，塔儿忽台胖子，却不肯放过这个来找麻烦的机会。他们带了武器来到诃额仑母子所住之处，加以包围，说：“只捉铁木真一人，别的人都没有事。”别勒古台很好，他折断了木头，扎成篱笆，帮大家赶做寨子，让铁木真逃进森林。

铁木真在森林里躲了九天，找不到吃的，终于走出来，束手就缚。塔儿忽台胖子把铁木真上了枷，叫人押解到各处的“村营”里示众，在每一个村营住一夜。过了若干夜，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泰赤乌部的人正在饮酒作乐，铁木真歪头，弯腰，用自己项上的枷，把看守他的人的头打昏，然后飞奔，奔到斡难河边的树丛里躺下，躺了一阵，跳进斡难河，仰面而泳，借着枷的浮力，顺流而下。

不久，塔儿忽台胖子下令，点起火把分途搜捕。有一位叫做锁儿罕·失刺的，本身不是泰赤乌部的人，而是泰赤乌部脱

朵格的仆人。他一向看不惯泰赤乌部欺负诃额仑母子的行为，偏偏这晚找到了铁木真的是他。他向铁木真说：“正因为你眼中有火，脸上有光，所以才引起了你的泰赤乌部兄弟们那般嫉妒你！你就这样小心地躺在水里罢！（放心好了）我不向他们说。”这天夜里，塔儿忽台胖子叫大家再找一次。锁儿罕·失刺再度来到铁木真躲藏之处，叫他小心。机警的铁木真，候到人声静寂以后，偷偷地走到锁儿罕·失刺的住处来，“请求庇护”。锁儿罕·失刺的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对他表示欢迎。父子四人，卸开铁木真的枷，烧了灭迹，把他藏在装羊毛的车子里。三天以后，有人来查，查到了这装羊毛的车子。锁儿罕·失刺说：“这么热的天，羊毛里怎能受得了？”查的人也就跳下车子走了。

锁儿罕·失刺作了铁木真的救命恩人。（其后，铁木真当了可汗，锁儿罕·失刺受封为免税的千户侯。领得色楞格河流域一大片牧地。他的小儿子赤老温，作了“四杰”之一，大儿子沈白，也立了不少战功。女儿合答安，作了铁木真的妃了。）

铁木真脱险以后，回到临时的寨子，已经看不到母亲与弟妹妹。找了很久，才在斡难河的一条支流乞沐儿合小河旁边的一座孤独的小山之中，找到了他们。不久，全家搬到桑沽儿小河边的黑锥山之下，扎了帐篷住。

太平日子过了不久，又被马贼欺负。马贼在一天之中，拐走了八匹骗马（阉了的马）。勇敢的铁木真年纪虽小，却有心担起家长的责任：他单枪独马去找。中途，遇到了一位富家子博尔术，一见如故，愿意陪他辛苦。两个人骑着两匹马，又奔了三天，找到了那八匹骗马，套了回来。马贼听到动静，追来了，铁木真撑满了弓，搭上箭，瞄准。马贼心里明白，犯不着